

2023年母亲的白发散文(实用8篇)

岗位职责是建立在员工专业技能和能力的基础上，能够发挥员工的专长和特长。养成良好的时间管理习惯，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，保持身心健康。

母亲的白发散文篇一

最明显的是在我眼睛里，也在时光流去的日子，母亲一天比一天变老了，白发的数量一天比一天增加了。但让我体会到并且在思考着母亲的白发内，不知道装满了多少神奇而又生动的故事，正如在母亲身体里流淌的血液那样，通过了母亲的白发丝，似乎一步一步见证了人生的真谛。

我在童年时，在我眼里母亲的头发像是茂密的森林，每一次洗完头发，母亲喜欢把长长的头发，用干毛巾把挂在头发丝上的水珠，再用力轻轻一揉搓，每一根发丝似乎在母亲的手里笔挺起来了。霎时，母亲脑袋一摇摆，好多根长发丝像是聚拢在一起，继而又诱发着一股股暗藏的力量，飘飘然就自然到了母亲的背后了。如若母亲披着长发，在耀眼的太阳光下一行走，在母亲的长发上仿佛缀满了一颗颗发亮的珍珠，不仅在发亮而且在闪光。

每当我拿着小学语文课本，坐在煤油灯光下，默默背诵着那些古诗词或者长长课文的时候，母亲的身影不断地重叠在煤油灯光的光圈里。可是，在母亲的身影里，唯独只有披肩长发，被母亲盘旋在了脑袋上了。在朦朦胧胧煤油灯光的照耀下，盘旋在母亲脑袋上的长发丝，像是一座座有形的山峰，那样饱满丰富。好像在饱满里，藏下了无限的资源，在丰富里衍生出了春天般的温暖。

就在此刻，我似乎被母亲脑袋上刘海般的长发丝所打动，现在我无法用准确的语言去描绘母亲的长发丝。但我能够用天

真烂漫的一双眼睛，在煤油灯光下，在古诗词和长长课文内容的意境里，一边深深感受着母亲的形象，一边似乎徜徉在古诗词的生活空间里。生活空间里仿佛无限在放大。在煤油灯光里来回穿梭忙忙碌碌的母亲，忽然间我在读懂某一句有关诗词的生活内容时，那种生活内容的人物动态美的画面感，恰恰唤醒了我童话般的世界，就不由自主地把生活中人物动态美的画面，被定格在了母亲的身体上，似乎母亲就是生活画面中的镜子。

我在少年时，母亲的长发变成了齐耳的短发。一颗颗汗珠从齐耳的短发尖落在了脖颈上，一次又一次打湿了母亲的衣领。母亲的衣领湿透了，一颗颗汗珠还没有在母亲衣领上完全蒸发时，一颗颗汗珠又从母亲齐耳的短发尖，滚落到了母亲的衣领上。母亲顾不上擦上一把汗珠，因为母亲要让习惯在手里摇摆的锄头，不能够停止在大地上的播种速度。

这时，好像被挂在母亲齐耳短发上的那些汗珠，与母亲拿着锄头在大地上播种速度成为正比数。又好像汗珠不仅在母亲的皮肤上生成，也好像在母亲的短发尖上冒出来。短发丝更是母亲生命内容上的一部分。只要有生命，就有一股股力量。生长在母亲脑袋上的头发丝，似乎带着一股股强大的力量，同样在支撑着母亲劳动、生产、家务等。

我在青年时，母亲的短发丝不那么油润光滑了，看上去像是一株一株枯萎的干草。虽然现在母亲的短发丝有些干草模样，但我在母亲的短发丝上看到了母亲的青春。青春无价，母亲却献给了我们。我身体上的毛发是母亲的，我身体上的四支是母亲的，我的骨架是母亲的，我的血和肉连在一起是母亲的，尤其是我头顶着茂密的头发丝也是母亲的。难怪在我眼里，母亲的短发丝在漫长的岁月里，生长得那样缓慢了。

我理解了母亲的心声，也读懂了母亲的精神。母亲的精神总是恋恋不舍地与她的长短头发丝连在一起。母亲的身影在庄稼地里，母亲长短头发丝魔幻般地却在身影的作用下，被留

在了厚实的庄稼苗上；母亲的身影在月光的作用下，母亲长短头发丝却梦幻般地飘向了苍茫的大地；不管母亲的身影留在了我身体上某一处，母亲那种软绵绵的长短头发丝，仿佛也穿透了我身体上每一个毛孔。无论我走得多么遥远，母亲那种永远充满青春活力的长短头发丝，总是伴随着我成长幸福温暖。

到目前为止，我似乎我觉得还非常年轻，我的母亲却老了。母亲老得自然，但腰不弯，像是她的白发丝那样笔挺。现在，母亲的白发丝在脑袋上，也不显得那样厚实了，几乎变得那样稀疏了。但我在依稀中，似乎还可以看到母亲暴露在白发丝之间的白净皮肤。尽管在白发丝之间，可以看到母亲的白净皮肤，但我总是在沿着母亲白净皮肤之间的纹路，苦苦去寻找母亲白发丝为什么变白的缘由。

后来我才明白一个道理，面对母亲的白发丝你是永远找不出缘由的。因为天底下的母亲太伟大了。

母亲的白发散文篇二

一天晚上，母亲让我帮她按摩肩膀。刚开始按时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后来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母亲的头发比以前更白了，那白发在灯光的照耀下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不禁沉思了。

我想起了母亲这些年的辛苦：这么多年来她不分昼夜的干活，就是为了能让我得到好的教育，而我却一直以为她的辛苦是理所当然，便忽略了史上最伟大的爱——母爱。

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每当看着她去医院，我总是笑她身体太差了，而她却总是一脸慈爱的盯着我。我看到您的白发后，我多想生病、吃药的是我啊！我看向了您那日渐消瘦的脸庞，一种愧疚油然而生。

我轻轻地抚摸着您的头发，原来的它是多美啊！那么柔顺、那么亮。现在的它如同您那渐渐逝去的生命般，我感到眼角有什么东西在我眼睛里打转，我明白那是眼泪，一个孩子该为母亲流的眼泪。

忽然的，母亲转过头来：“干什么呢？还不快点。”

我忍着鼻腔的隐酸笑着说：“你的白发又多了。”

您小声嘀咕地说：“你才知道啊？那还不给我好好念书。”我沉默了……

雅翠初二：语曦

母亲的白发散文篇三

——题记

那是去年的春节，我们一家人在客厅看春节联欢晚会，个个是哈哈大笑，无意中，我发现在母亲的一披头发上发现了一根长长的白头发。我小心翼翼的将它拔了下来。那是母亲的第一根白发，顿时，我有些自责，责怪自己怎么就那么不懂事，害妈妈天天都为我着想才有了“第一根白发”。夜晚，我睡在床上，眼中的泪水打湿了枕头，直到入睡，泪水才停止。

第二日，我小心的将那根头发保存好，直到今天，已有一年的时间了，它还是完好无损。

母亲像一把坚固的保护伞，是我们避风的港湾；母亲的爱凝结成了一汪清泉，甘甜可口；母亲的白发见证了她的劳累，令我忏悔；母亲的爱编织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，令我流连忘返。

珍惜吧！——母亲头上的每一缕黑发，希望母亲这份充满关怀，充满期待，充满美好的爱久久萦绕在天下儿女的心中。

母亲的白发散文篇四

从前，有一个孩子从妈妈的枕头下拿下他妈妈的白头发，放在一个盒子，准备给妈妈当礼物，因为过两天就是妈妈的生日。

忽然有一天，一阵风吹进他们家里，盒子倒了，白头发掉了，白头发就随着风越吹越远。

妈妈的白头发飘呀飘呀，飘到了可爱的小女孩小红手上，小红说：“这是谁的头发。”说着，她就想把它扔掉。谁知道，头发说：“别扔掉我。”说着就告诉小红它的经历。小红听了，想，反正放暑假，送它回去吧！小红点点头，说：“行，我送你回去吧！”头发听了，高兴的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当她们走在路上时，忽然又刮来一阵大风，她们随着风飘了两天，终于到了头发的家，头发说：“再见，小红。”说着，它从门缝里钻进家里，小红也觉的要回家了，正当她转身的时候，又来一阵大风，把小红吹回家了。头发进家里后，连忙钻到盒子里，盖上盖子，等待小主人。不一会，小主人来了，果然拿起那个盒子，交给母亲，说：“妈妈，您的白头发知道您的辛苦，谢谢你。”母亲打开盖子，一看，激动的泪水流下来，一直流到了头发上，头发在一瞬间变成黑色，母亲抱起儿子，霎时，头发飘到了妈妈的头发上。

母亲的白发散文篇五

今天是妇女节，老师留了一项前所未闻的作业——为母亲梳头！天啊，我的心为之一颤。

咣当~~门开了。妈妈走了进来。一身黑色的大衣上沾满了灰尘，头发凌乱不堪。“妈——”“恩？”“妈~~老师~让~~我

为您梳头，行吗· · · · · .”妈妈顿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

母亲的白发散文篇六

不久前，我带着妻儿回老家给父亲上坟。从济南到老家的公路非常好，车辆也不多，用了两个半小时就到家了。

这么多年以来，这是我第一次回家没有事先打电话。因为，我头一天的时候看天气预报，知道老家这一天有雨。下雨的日子里，气温是非常低的，尤其是农村，就更加凉了。如果母亲知道我要回去，是一定会在村口迎接的，而且她会很早就从家里出来，站在村口张望。我担心天凉会冻着母亲，她老人家已经82岁，而且因为得了一场脑血栓，已经失语一年多，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。

但是，当我的车子拐下公路开到村里的小路上的时候，我一眼看到，母亲正拄着拐杖，站在路口向着公路的方向张望。凝视着细雨冷风中的母亲，我已无力控制自己的泪水。羸弱的母亲，尽管没有接到我的电话，仍然冒雨出来迎接远方的儿子，因为她知道儿子今天一定会回来，我甚至不知她已在那里守候了多久。停下车，我告诉儿子，快下去，把奶奶扶到车上来。妻子和儿子一起下车，我看着他们跑向母亲。我慢慢地把车开到母亲身边，下来扶着她，想说什么，却又什么也没说出来。母亲先盯着我看，然后用手抚摩着孙子的头，我看得出，她很高兴。她冲我用手势比划着，我明白她的意思是孙子又长高了。

按照我们老家的风俗，这一天，女儿是一定要到爹娘的坟上烧纸钱的。这么多年了，因为母亲的身体不好，再加上年事已高，我们就一直没有让母亲去过外公外婆的坟地。今年，当我和姐姐一起给父亲烧完纸钱之后，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，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母亲一定也在想着去给自己的爹娘烧纸钱。因为，她一定知道，对于自己来说，这样的

机会就快没有了。从父亲的坟地回来，我就对母亲说：娘，咱们去姥爷姥姥的坟地，给他们烧纸钱去吧。我看到，母亲听完我的话，眼里的泪水立刻就流了出来，她马上给我打手势，意思是立刻就走。之后她又急切地给姐姐打手势、比划，我和姐姐立刻明白，她的意思是快准备纸钱。

从我们的村子到外公家的坟地也就有两公里的路程，我让母亲坐在前排的座位上，想让她再仔细看看熟悉的地方和风景。因为自从母亲得病以后，我们就哪里也没有让她去过，她已经有几年没到过她熟悉的道路和田野了。

母亲的眼睛一直在不停地看着窗外，我尽量把车开得很慢很慢，两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半个小时。到了外公外婆的坟地，我和妻子扶着母亲来到坟前，姐姐点燃了纸钱，我和儿子给外公外婆鞠躬。此刻的母亲，表情安详而平静，她很认真、很仔细地看坟地周围的一草一木。她似乎在对自己的双亲说，我带着子孙来看你们了，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来啊。

我的真正已经是风烛残年的母亲，明年的今日，您还能在村口迎接自己远方的儿子吗？

母亲的白发散文篇七

有这样一首诗写到：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还有一首歌这样唱到：.....你身在他乡住有人在牵挂，你回到家里边有人沏热茶。你躺在病床上有人掉眼泪，你露出笑容时有人乐开花，啊，不管你多富有，无论你官多大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.....

人的心里一旦想到了家，意识里便想起了那个在家里忙里忙外、不知劳累的母亲。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，电话铃恰好在此时在我的办公桌上孤傲地响了起来，拿起电话，看到屏幕上显示母亲来电的时候，手指在接听的按键上犹豫了半会，

但最终还是按了下去。

“妈，你打电话来什么事情啊！”

“没什么事情，就是顺便打来问问，你留在家里给我们用的钱，我和你爸拿去买了头小猪来养。”

“妈，你们身体本来就on不好，还养什么猪呢！”

“我和你爸老了，也干不了什么了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买了头小猪来养着，等到过年了，大家回来时，把它杀掉大家回来坐在一起吃一顿。”

“妈，我给你们的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啊，别存着”。

“我们晓得了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安心上班。”

我眼里隐忍多时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，顺着两颊流了下来。声音也变得沙哑。电话那头的母亲在讲什么我已经没听到了，最后只清楚地听见电话里的母亲问：“你声音怎么了，是不是感冒了，天气有点冷，要多穿点衣服啊！”

我假装笑了笑，对电话那头的母亲说：“妈，没事的，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啊！”

挂断了母亲的电话，泪如泉涌这句话用在此时的我身上一点都感觉不到半点的夸张。我是个农村的孩子，家庭并不是特别的富裕，母亲和父亲都是没有文化的人，他们从没有上过一天学，自己的名字不仅不会写，连一、二、三这些简单的数字也不会。小时候上学老师要求在成绩单上签字，我和弟弟总是在“家长签字”的那一栏里歪歪斜斜地画上父母的名字，这个秘密一直保持到初中，在被老师发现训斥之后，我向老师道出了实情，从此，在“家长签字”那一栏里，我的成了永远的空白。

人们常说，养儿为了防老。可我的父母并没有因为我和弟弟两个儿子的成长而变得年轻，相反的是随着我们的成长，他们却慢慢的老去。在我离开家乡，寄居外乡的时候，竟意外地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，我问起母亲怎么会打电话的时候，母亲像个孩子一样高兴地说：“你弟教我和你爸打电话，你爸笨，学不会，我认识了电话上的数字，可以自己打电话了。”当我打电话向在家乡读书的弟弟询问的时候，弟弟说只从我走后，母亲就要他教母亲认识手机按键上的数字，她说有空就自己打，不要时不时还去找人帮忙。现在她不仅能认识键盘上的数字，还可以打电话了。听到这里，我似乎看到了母亲拿着电话一遍又一遍地认识按键上数字的场景。从此，家里的来电就一直是母亲打来的。后来回到家，母亲竟然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拿着手机，时不时地按我的电话号码和指我的名字给我看，而她，唯一记住的，也就是她儿子的电话号码和名字。

母亲是极温柔慈爱的，在我的儿时的记忆里，她几乎没有打过我们，骂过我们。即便是打和骂，往往是你朝她扮个怪相，她就会噗地一笑，而不再管跑开的你。读小学时的算术棒，是母亲用那晒干了的的高粱杆截成相同长度的小棒，用线串起来给我做成一大串小算术棒，我就是用母亲给我做的这小棍子一个一个地学数数，用这个做加减，这东西成了我的小算盘，但最后这些小棍子也都被我扔得一干二净，但却伴着我长大。

小时候，母亲的爱似一根长线。一头被她紧紧的拽着，而线的另一端紧系在我身上，我知道那根线叫“牵挂”。慢慢地线长了，她老了，我也走远了。而她却拉紧了手中的线。让在外流浪漂泊的我记得回家的方向。母亲总是盼着我长大，盼着我上学能考上一所大学，当我考上大学之后，母亲就盼着我能找到一份好工作，当我找到好工作的时候，母亲却盼着我能为她带回来一个美丽孝顺的媳妇。当我有一个家，就要远行的时候，妈妈，我看到了您眼角闪动的泪花。

妈妈，树之所以有年轮，那因为那是树根的一道道圈；人之所以也有年轮，那是因为您额头上增长的一道道皱纹。妈妈，这辈子，儿欠您的太多太多，儿之所以不想远走，是因为儿的心里放不下您二老啊！你们的恩情，儿这辈子怎么也报答不了啊！

母亲的白发散文篇八

一天晚上，母亲让我帮她按摩肩膀。刚开始按时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。后来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了母亲的头发比以前更白了，那白发在灯光的照耀下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不禁沉思了。

我想起了母亲这些年的辛苦：这么多年来她不分昼夜的干活，就是为了能让我得到好的教育，而我却一直以为她的辛苦是理所当然，便忽略了史上最伟大的爱——母爱。

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，每当看着她去医院，我总是笑她身体太差了，而她却总是一脸慈爱的盯着我。我看到您的白发后，我多想生病、吃药的是我啊！我看向了您那日渐消瘦的脸庞，一种愧疚油然而生。

我轻轻地抚摸着您的头发，原来的它是多美啊！那么柔顺、那么亮。现在的它如同您那渐渐逝去的生命般，我感到眼角有什么东西在我眼睛里打转，我明白那是眼泪，一个孩子该为母亲流的眼泪。

忽然的，母亲转过头来：“干什么呢？还不快点。”

我忍着鼻腔的隐酸笑着说：“你的白发又多了。”

您小声嘀咕地说：“你才知道啊？那还不给我好好念书。”
我沉默了……

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，方便收藏和打印

推荐度：

点击下载文档

搜索文档